

## 纯文学的追求

残雪/[法]张寅德

张寅德：2004年法国图书展有幸邀请您莅临，与您直接交流对话。法语读者拜读到您的作品，主要是通过1992年与2001年相继出版的《天堂里的对话》和《黄泥街》两个译本。这是您两部重要的中短篇小说(集)，出版后受到读界的高度关注，借此展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主题风格。您认为在您大量的创作当中，哪些作品还值得或更值得介绍给法国读者？

残雪：我的作品太多了，还有许许多多值得介绍的，我在等待合适的翻译，你能不能帮我翻啊。

张寅德：当然愿意与中法同仁一起为此效劳。您80年代的作品多以梦魇、怪诞、扭曲为虚构变奏。这一创作取向是否具有相对的现实维系，还是一注的天马行空？您的近期创作是否有所改弦、延续或扩展？比如您的长篇近作《爱情魔方》，以痕这一主人公为主线，贯串全篇，四章相对独立，却又前呼后应。其中“痕”这一章似乎采用了1994年发表的同名中篇，将其融入长篇。这样的改写策略是否有利于对您创作整体的把握？您认为哪些因素可以被认作您创作生涯的时期性标识，哪些则可释读为不变的笃守？

残雪：我每年都在出作品，到现在为止，已有小说200多万字，书评70多万字。我的作品当然有现实维系，只不过这个现实是我个人的现实，我的肉体现实，它是我的精神世界的起源、基础。这种异质的追求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可以说是天马行空吧，但绝对是有现实基础的。《爱情魔方》是书商为我的系列小说《痕》取的名字。我并没有改写，只不过是4篇系列小说放在一起，这样很便于宣传，据说效果不错。总的来说这个系列写的是艺术本身的奥秘，是一篇非常纯的作品。时期性的和不变的这两个特点兼有，大概是残雪作品的特点吧。但还是可以粗略地分一下。《黄泥街》、《苍老的浮云》、《突围表演》、《痕》、《新生活》、《蚊子与山歌》、《陨石山》……这样排列差不多吧。

张寅德：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艺术神圣与社会世俗等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您乐此不疲的探讨领域。您认为它们之间既形成对峙，又构成一种张力，一种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张力。这一观点是源于对当前中国社会演变及文化氛围的分析还是文学创作规律的个人认同？

残雪：首先是个人对文学规律的体认，当然也和社会的演变有关。不然的话，作为中国作家，怎么会搞起纯文学来了呢？中国古代并无这样的传统嘛。我们强调的是文以载道，文学向外看，至于内心的精神世界，不客气地说，还没有成型。我相信我的工作开拓性的，而且这种工作一旦开了头，就没法停下来，只有搞到底的。

张寅德：您乐于强调您的作品极具理性。这是否意味着其超常的哲理维度而非通常意义上的理性，因为您的作品人物往往以心理变态或是“人格分裂”型居多，由此带出的叙述语言也以反逻辑或超逻辑取胜？

残雪：你这里说的理性也许是常识，我的创造的宗旨就是要打破常识、常套，从艺术本身的逻辑出发，讲述心灵的故事。因为脑子里面有了“常态”，看到本质的东西就会认为是变态。如果逻辑就是日常中的陈词滥调，那也可以说我是反逻辑的吧。我作品中的理性是通过非理性来体现的，也就是说理性钳制之下的、彻底反叛的非理性。这说起来很拗口，但其中的纠缠就是这样的。理性和非理性是互为前提的，理性有多强，非理性的能量就有多大。

张寅德：接着上述的问题，您作品里的人物处于焦虑，异化状态，似乎是受迫于某种“象征权力”，母女关系因之成为或明或暗的主题聚焦。就此意义而言，精神分析是否是您创作的内杠之一？

残雪：你说得对。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自我精神分析。我在为自己治病的同时也在揭示人性的真相，我的故事就是我内部各种势力相互间搏斗的故事。我让它们直接展露，所以读者看起来就像是异化了一样，也许读者的参照物是大家习惯了的那种“现实”吧。

张寅德：提及您和外国文学的关系，一般读者不免想到卡夫卡。这不仅是因为您的小说世界与其呈现有不少相似点，而且由于您对卡夫卡作过深刻的研究，“灵魂的城堡”即为强有力的佐证。然而您对西方文学的关注远远超出这一孤例。近年来您连续发表了关于博尔赫斯、“浮士德”、莎士比亚、但丁、卡尔维诺、“旧约”圣经的专著与文章。这样的系列研读提出了很多中外文学关系的新探点。首先，“影响”之说再次受到诘疑，主体性接受再度得到证实。其次，您的探讨从对现代派作家扩及古典时期，乃至寻根溯源，问鼎基作。这表明了您寻求的是对现代/古典过度切分的拒绝，而且从您的阅读角度来看，您也力求打破中西文化的人为壁障，把上述著作认读为整个人类跨历史的文